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归宿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归宿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宿 / 邱华栋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13-5

I . ①归… II . ①邱… III .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357 号

书 名 归 宿

著 者 邱华栋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513-5

定 价 4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邱华栋

博士，研究员。1969 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当代著名作家，诗人。16 岁开始发表作品，并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曾任《中华工商时报》文化版主编、《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出版、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 800 多万字，单行本 100 多种，获得各种文学奖三十多次。现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篇小说

夜晚的诺言
白昼的喘息
正午的供词
花儿与黎明
贾奈达之城
单筒望远镜
骑飞鱼的人
时间的囚徒
长生
前面有什么
夏天的禁忌

散文集

行走无疆
去往归来
从东西到南北
城市的舞蹈
创造梦境的人
虚构的真实
想象的国度
真实与谎言

中短篇小说

手上的星光
空心人舞蹈
西北偏北
行为艺术家
午夜狂欢
十一种想象
十三种情态
时装人
城市中的马群
大鱼、小鱼和虾米
黑暗河流上的闪光
来自生活的威胁
可供消费的人生
滋味与颜色
归宿

评论集

来自天堂的声音
光影之间
碰撞与回响

随笔集
时光漫步

策 划: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封面设计: 小 马

目 录

001 // 归宿

010 // 海骚

020 // 母狼布兰基

030 // 魔鬼城之夜

038 // 血染的永恒之爱

048 // 奔向那一轮红艳艳的太阳

060 // 生命的足音

071 // 骑手海萨尔

078 // 漂流岛

088 // 那里的落日真美

- 091 // 杀戮
- 099 // 永远的记忆
- 104 // 黑洞（短篇小说）
- 114 // 走出冰雪大森林
- 129 // 疯狂的月光
- 139 // 作家与小偷
- 142 // 意象：芬芳的墓地
- 149 // 我在那年夏天的事
- 160 // 稀里哗啦
- 179 // 热风
- 189 // 奔流的生命
- 197 // 倾诉：圣山之歌
- 207 // 通往废墟的迷宫
- 217 // 平铺直叙或七天后死亡
- 229 // 开阔地
- 236 // 诗人的回廊
- 245 // 找寻：在穿越时空季节之中

253 // 外乡人

258 // 消息树

263 // 大地守夜人

271 // 你敢再进那间教室吗

279 // 塔

归宿

加里受伤了，而且很重。左翅膀上的好几根粗大的、最强有力的羽毛已被扯掉。这是昨天加里同一只野兔搏斗时留下的。右翅膀的根部也疼得要命，这是前天与另一只银雕争夺一只紫貂时受的伤。

这是东北大森林的冬季。加里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莽莽森林处在一片白雪覆盖之中，供加里食用的猎物已在接连一星期的狂风暴雪中死的死、逃的逃了。至少，在加里的活动范围内，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猎物能供给它了。七天来，加里只吃了三只疲惫不堪、但仍十分强悍的野兔。而现在，由于饥饿引起的阵阵肠绞痛，使得它不得不在空中连续地做着滚翻动作。少了几根最强有力的羽毛的左翅膀，也越来越沉重，竭力地把加里往下拽、往下拽……

加里是一只只有北国奇寒之地才有的银雕，双翅在空中展开有一米长，头如金钟，眼似牛铃，一弯尖利至极的嘴能把虎、豹、狼、熊的皮生生啄烂！它还能把一只肥大的羊叼到高高的半空中。由于恶劣环境的影响和它生存条件的造就，才使得加里具有一个这样强健的值得它骄傲的体魄。为了生

存！而渴望生存是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中的生物的最基本的要求！

……它奋力地扇动着翅膀，竭力地使自己的身体平衡。终于，当它几乎是耗尽了全部力量的时候，这个目的达到了，它又开始平稳地在森林上空滑翔，用它那锐利而冷酷的双眼在迅飞之际扫视着森林的空隙，希望能发现可以供给它热量并促使它继续活下去的东西。

它飞快地掠过巨大的红松、白桦的顶端飞翔，在林间搜寻着……在掠过大片红松林之后，前面出现一个小小的山谷。这个山谷的坡度很平缓，不知是由于大自然的还是人为地造就，竟然没生一棵树，一层又白又厚又虚的雪将这一片密实地覆盖，在斜阳的照耀下发出令加里头晕目眩的白光。

然而就在它发现这个山谷的同时，一只黑影也同时跃入了它的眼帘！于是一阵狂烈的心跳和激动使它眼前的影子模糊起来。然而片刻之后，由于饥饿而引起的更加激烈的肠绞痛已替代了发现猎物的激动的感觉，它的双眼立即冷漠、清楚起来，这时它看清了，眼前正瘸着腿走路的东西是一只狼！

这是一只地道的东北雪原狼！一双直耸的长而尖的大耳朵机灵地左转右转，倾听着周围发出的有利于它的肠胃活动的声音，一条血红血红的舌头耷拉出三寸多长，呼呼地喷着白泡，露出了经过无数次血与肉的洗礼而变得白里透紫的牙齿，在满地银雪的映射下显得更加阴森和惨白，一双绿莹莹闪着阴险、狡诈的贼光的眼，随着头的左右转动而左右窥视，生怕哪棵大树后面冷不丁窜出一只大黑熊或是一只健全但饥饿的同类来要了它的命。一条瘸了的后左腿，耷拉着被另外三只腿拖着前进，已成为它今后猎取食物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而且还是它能否延长自己的性命的真正障碍！这是三天前与一只大黑熊搏斗时留下的“光荣”标记。然而它并不以

为这是很光荣的，相反，它倒为有着这样的标记而感到害怕和羞耻。假如世上真有后悔药的话，它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不打折扣地吃下去！连它自己都不明白是不是吃错了东西，竟而去触犯一只大得要命的黑熊！就是现在，伴着它狼狈心情出现的正是这种无限的懊恼与悔恨！

这时，它那只经历了无数次劫难而仍旧幸存的耳朵突然捕捉到一种奇妙的信息！这信息促使它的内心激烈地慌张起来并转过头去，然而真正要命的是，确实正有一种巨大的灾难向它袭来——一只巨大的银雕——加里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来！

在这一刹那，这只东北雪原狼本能地一个滚翻，已然躺倒在地，在加里掠过的一瞬间，用它那三只幸存的锐利的爪子猛地向上一抓，只听得一声银雕的长唳，片片灰色的羽毛从天上飘飘然地落了下来。当瘸腿狼正要为自己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而暗暗自喜的时候，突然一阵激烈的疼痛使它不禁哆嗦起来，它这才发现，自己幸存的三条好腿上均被加里用它那尖利的双爪抓出了几条血淋淋的印痕，鲜血正汩汩地冒出来，并且在朔风的刺激下引起了它全身的抽搐，于是胜利的呜呜声立即被诅咒所代替。它恶狠狠地向天空中望去，只见加里正盘旋着飞翔，绕着它伺机进击。当瘸腿狼发现那只银雕的胸部已出现了一片殷红时，那恶毒的心里多多少少地有了一丝欣慰。

加里在空中盘旋着，方才在扑击那只瘸腿狼时，那只狼的爪子猛烈地击在了它的前胸，并把它的胸膛抓得血肉模糊，使它那发现猎物的激动与狂喜消减得所剩无几。它非常清楚，今天不是它成了瘸腿狼的美餐，就是瘸腿狼成了它的猎物。这可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为了生存！而所有的动物为了生存的准则是：吃掉对方！

可面对加里的猎物是那样的强悍凶猛。看来得智取了。加里盘旋着，心中谋算着如何才能捕住对方。突然，它的眼睛一亮：只有在瘸腿翻身逃跑的时候，才能叼住它的脊背，继而捕住它！加里心中登时踏实了，它继续滑翔、盘旋，等待着那个机会的到来……

瘸腿狼正躺在雪地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巨大的盘旋着的加里，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十分钟以后，瘸腿狼忍受不住了。它觉得自己身体中的血液正在凝结，体内的热量也快要散失殆尽了。就这样冻死在这儿？笑话！得想法子逃脱！生的渴望促使它为如何摆脱这个困境而绞尽脑汁，但它仍旧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它的双眼骨碌碌地翻转着，既盯着天上的对手，又注视着周围的环境。

这时它发现，离它不到三十米处就是一片白桦林，假如它能逃进去的话，那么便可以安然无恙地脱险了，因为雕无论如何是不能在林子里飞的。哈哈！就这样！

它又等了片刻，看着银雕在盘旋时的一个转身的一刹那，瘸腿狼猛地翻身起来就向那片桦林奔去，不料由于用力过猛，伤口一阵剧痛，使它双腿一软，在奔跑之际猛地跌了一跤。而正在这时，银雕加里已闪电般地冲下来，探出金钩一般的利爪。瘸腿狼见状又是一个滚翻，还想施展方才的伎俩，不料这次加里迅猛无比地、没来得及等对手翻过身来，已然将瘸腿狼的后背擒住，便要起飞。眼见瘸腿狼是活不了了。不料那瘸腿狼头一摆，一口便咬住加里的腿，加里一声长唳，覆坠到地上，这时瘸腿狼立即翻身用两只前爪将银雕按在了地上，任加里两只有力的翅膀扑扇而无动于衷。这一下应变神速，加里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反倒落入了对手口中，于是它平静地、冷漠而且蔑视地望着沾沾自喜的对手。这清冷的、蔑视的目光瞅得瘸腿狼心里直发毛，它不再犹豫，张口便咬向银雕的喉咙。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离它们四十米处一声清脆的响声，加里看到瘸腿狼的脑浆迸裂，头一歪，重重压在了自己身上，颤动了几下，便不动了。加里立即明白过来：它的对手死了。当它挣扎着摆脱对手的重压，在雪地上立定的时候，迎面伫立着一个黑影，一个高大而挺直的黑影！

这是人！加里似乎明白了，眼前这个最友好而又最不怀好意的黑影正是人！

于是它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的话了：要绝对防止在人面前露相，一定要离开人这个东西，因为他们才是最危险而又最可怕的敌人！

加里也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爸爸、爷爷都是丧生在人的手中的。可今天？人——他——那个黑影，怎么却救了我呢？人真是厉害，距离那么远，手中的长管枪响一下，瘸腿狼便死了。我该怎么办？

这时那个人的脚步越来越近。它想起飞，却飞不起来，于是便静静地等着那“呼”的一声响起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加里对死向来是不怕的，像刚才在狼爪下表现的一样，它闭上了眼睛。

然而一直到脚步“嘎吱嘎吱”停止，那一声响仍然未响起。加里惶恐了，睁开眼，却见眼前挺立着那个黑影，那个黑影——人没有动，一直望着自己，嘴里嘟哝着“二百五！二百五！”之类的字眼，并且加里还发现眼前这人的眼睛里露出了极其和蔼的光，但这目光和一张布满坑坑洼洼的脸、一撇小胡子以及一双三角眼却不相称。

加里起初很害怕，但见那三角眼渐渐蹲下来，毫无伤害它的意思，嘴里便发出了微小的表示亲昵的声音，显然，这人也懂得了它的举动。只见三角眼从怀中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小瓶，倒出一些白色的粉末，敷在加里

的伤口上，它立刻觉得伤口麻痒舒适，疼痛登时减了大半，于是对面前这人的戒备更加放松了。接着三角眼便把加里提起来抱到怀里，一面用极温和的口气说着什么，一面用亲切但不免做作的目光看着它。

后来，三角眼便把加里带到一个木板房中，木板房内生着火，很温暖。加里环视着四周墙壁，见挂着许多熊皮、狼皮等曾是它的对手的皮毛。这兽皮又使它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云，三角眼对它很好，给它吃喝，帮它整饬凌乱的羽毛，还给它治伤。

就这样，安稳地过了三天。

第四天，三角眼带着加里走出了木板房。走呀走，走呀走，一直走出了大森林，走出了冰雪世界，来到一个有更多的人的地方。后来他们又到了一个有很多兽皮的地方，三角眼找着了一个戴大毡帽的人，并且同那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了好一阵，最后，加里看见大毡帽给了三角眼一大沓纸片，花花绿绿的不知是什么东西。再后来，三角眼便把加里递到大毡帽手中，大毡帽瞧了加里好一会儿，便绑住了它的双腿和嘴，提着它的翅膀就走了。

加里非常着急，哀求似地望着曾经救过它的命的三角眼，但它发现三角眼正埋头在数着那一厚沓花纸片，连头都没抬一下。加里这时才明白，它真正落入了虎口。于是它便悔恨地自责自己为什么要轻信人呢，但这已经是毫无办法的了。

后来，大毡帽带着它走上了一条像大蟒蛇一样的东西，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人。加里把眼紧紧地闭上了，它发誓再也不想看到人的嘴脸。

这大蟒蛇轰轰隆隆地走了整整一天，大毡帽才带着它下了“长蟒”。

这时加里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许许多多来往飞快地奔跑着的小方块，处处矗立着比它见过的任何桦木和红松都要高的大方块，还有到处走动的麻啦啦的人，他们凡是见了加里，都投过来奇异的敬畏和羡慕的目光。加里使用恶狠狠的目光与之对视，然而加里却不知道，人们目前是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只鹰或雕的。

后来，大毡帽又带着加里来到了一个有着许多动物的地方。那些动物都被关在笼子里，笼外围着许许多多的人在观看。

后来，大毡帽便和一个穿一身白的人说了些什么，照样是争了半天，那白大褂便掏出了比大毡帽给三角眼更多更厚的一沓绿花纸片。待大毡帽一走，白大褂便把加里关到一个空旷的大笼子中了。

以后的日子便是许许多多的人围着笼子观赏它，议论着什么，并且扔进一些加里曾经梦里追求过的东西。然而加里都不加理会，无限的悲哀与惆怅笼罩着它那颗已经冰冷了的心。好几次，它怒不可遏地冲向顶端，但总被那一层铁丝网挡下来。而每当它像这样折腾到感到饥饿了的时候，那个白大褂便提一个木桶扔进来一些鲜肉。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

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

加里的羽毛丰满了，长得更英武更强壮。然而生活的平静和单调以及牢笼关押使它越来越强烈地思念大森林，越来越渴望着自己能重新飞到天空中，与狼虎斗与狸兔赛跑……然而这只是梦而已。

加里每天都盯着苍穹，涌现出许多渴望和梦想。它开始寻找着逃走的机会。半个月后，终于有一天，一个白大褂在修理铁丝网的时候，揭开了

一大块网。加里于是毫不犹豫地冲出了网笼，冲向了蓝天，把那个由于惊愕而呆立在网笼上的白大褂，远远地甩在了下面。

但是由于一年多的笼中飞行，已经使它飞翔的能力大大减弱，它在升高了以后，却再不能直线飞行，一直盘旋着，在空中划着弧圈飞……它的心是那样的焦急，是那样地渴望大森林，终于在奋飞了许久之后，由于坚贞的信念的驱使，它飞得又平又稳了，箭一般飞向大森林，飞向了它日夜思念的地方。

飞呀飞……飞呀飞……

终于，加里的眼睛里出现了大森林的宏伟的身躯；那平静而又喧闹的世界；那浸渍着它祖辈们鲜血的土地……它的双眼湿润了……模糊了……它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当加里飞临大森林的顶空时，它忽然发现地下有一个黑影在蠕动，一种强烈的捕击欲望重新涌上了它的心头，它毫不犹豫地扑了下去……这是一条蛇！一条三角头毒蛇！但加里一年多没有体味到捕击猎物时的欢乐了，它一个俯冲，已抓起了蛇身，带着这条猎物，带着巨大的欢愉冲上了天宇……啊，胜利了！我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加里欢呼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它的腿猛烈地一震，这才发现，那条毒蛇正恶毒地咬着它！

加里愤怒了，它一下子便将这条蛇拽为两段，继而张口使劲地吃着，它要品味又一次战后的欢欣。

但它却觉得麻木的疼痛逐渐蔓延到整个身体，它明白：中毒了。于是它竭力地飞呀，飞呀，又飞到了那片曾经和瘸腿狼搏斗的地方的上空时，

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头栽了下去，落在了那个山谷中，落在了正在萌发春意的它曾热烈生活的土地上，在吐出最后一口气后，它含着微笑，带着欣慰，头枕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死去了。

这就是它的归宿！这归宿是那么美好！

1985